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 
第四十九回 詢丫環真情透露 賺鳳嬌曲折詳明

詩曰：龍圖神斷古今稀，審盡難猜曲案奇；  
宋室若無公輔弼，奸臣亂國益昌彌。

再說月梅，乃是個小丫鬟，那裡忍得口指疼痛？想道：「我家老爺吩咐我等勿要洩漏機關，但今日我口指痛楚難忍，我也顧不得他長短了。且招出原由，免得痛苦罷了。」遂說：「大老爺，且鬆了手指，待我稟明罷。」包爺道：「說明了自然放你。」月梅說：「大老爺，小丫鬟曾記得去年隆冬時，有個西遼國公主名飛龍到來。我家老爺不知何故認他做親生女兒，與二小姐相伴在繡閣。今年才嫁到平西王府，頂了鳳嬌小姐之名。」包爺說：「他冒名嫁到王府，你可曉得他有何緣故？」月梅說：「小丫頭那裡得知？去年老爺帶他回府時，他鬼頭鬼腦，言談多不懂他的。」包爺又問：「這飛龍嫁到狄王府之先，老爺有何吩咐你等？」月梅說：「老爺萬千叮囑，叫我們勿要疏言，總要認定二小姐的稱呼。」包爺說：「飛龍與千歲成親後便怎樣？」月梅說：「大老爺，他兩個名為夫婦，千歲數日未進新房。飛龍也是孤眠，千歲也是獨宿。」包爺又問：「千歲既不進房，因何把飛龍殺了？」月梅說：「此夜飛龍叫紫燕往書房請千歲，豈知他總個個肯進房，推卻身體欠安。後來小翠稟知太太，這太太喚齊兩人到跟前，左手拿一個，右手扯一個，扯拿至新房中，無非要他夫妻和合。」包爺說：「既是太太勸他進房，千歲因何此夜將飛龍殺了？諒你必知他的緣故，且說明來放你回去！」月梅說：「太太逼千歲進了房，他就出去了。夫妻對飲，談談說說分情濃。千歲吃酒醉了，飛龍呼我等扶他上床睡了。千歲沉沉大醉，也不寬衣而睡。飛龍打發我四人一同出房，小丫頭直睡到天明，才曉得他屍首分為兩段。若問被殺的原由，要問千歲爺方知明白。」

包爺聽罷，吩咐鬆了拶指，並將鳳雲、紫燕、小翠一齊帶進來。包爺又逐一細問情由，三人猶是抵賴不肯實招，包爺也是剛中帶著仁慈，不復加刑，便說：「月梅早已招供了，你等何須隱藏？本官也知道了，你們猶恐累及主人有罪，故不肯直說麼？」三個丫鬟只不做聲。包爺說：「此事總要分明的。月梅早已說明白，你們且說來罷。」月梅又叫：「姐妹啊，殺人自然抵命。我四人無罪，我口指頭幾乎夾斷，你們若不肯說，只怕一夾上痛得難當。勸你三人不如說明罷，省得大老爺動惱。」三人聽了，只得個個細細說明。包爺聽見四人一樣之言，吩咐四人共留在內衙，好生看待，丫鬟退去。

包爺又差董超、薛霸，吩咐依計而行。二人一程前往到了楊府，傳進說：「你家大老爺已經被包龍圖審明，殺死者乃是外國飛龍公主，頂冒鳳嬌小姐的。楊大老爺現在我衙中，我家包老爺差我們前來請二小姐去講幾句話就送回來。如若小姐不去，你家老爺就活不成了。」楊府家人聽了大驚，連忙進內稟知，夫人、小姐聽得面如土色。小姐驚慌說：「母親，原是我爹爹毫無智識，聽了國丈之言陷害狄青，今日害不成人，反害了自己。母親，叫女兒去也否？」夫人心如亂麻，全無主意。原來這位夫人心慈忠厚，凡為忠厚人，沒有好曲，心性原直，叫聲：「女兒啊，你若不去，包大人不肯甘休，並且連累父親受苦。你且大著膽前去走一遭。你是無干之人，想包老爺決不怪你的。」小姐聽了母親之言，也不更衣，只是隨身便服，別了母親，帶了兩個丫鬟，心頭忙亂，夫人攜出中堂，母女含了一汪珠淚。鳳嬌小姐坐轎中，董超、薛霸隨後，兩個丫鬟左右跟隨，一程到了包府。

董超、薛霸進內稟知，包爺吩咐兩個丫鬟：「請楊小姐進內衙細談，須要小心扶他進來。」丫鬟領命出外，扶了小姐進內。小姐一見包爺，低頭含羞，只得上前拜見。包爺以客禮相待，起身還禮，叫聲：「小姐，休得拘禮，請坐罷！」小姐低頭說：「大人在上，鳳嬌焉敢坐？」包爺一想，他自己通出名來，是個老實人了。包爺說：「此處不是法堂，你又不曾犯法，不必害怕。你且坐下，好好細談。」小姐不知是何緣故，便說：「大人有何吩咐，鳳嬌洗耳恭聽。」此時小姐告坐了，丫鬟遞奉過茶，包爺說：「小姐，今日本官請你到來，非為別事，只因你令尊幹差了事，全不想食君之祿，報君之恩，為何窩留外國飛龍公主在府中，頂冒你名，把他嫁與平西王要報丈夫之仇？今日害人反害了自己，這是令尊大差之處。若將此事奏呈天子，按其國法罪在你今尊。故本官特請小姐到來言明，莫怪本官為人不做些人情，事干重大，法律難以存私的。」小姐聽罷，含淚低頭，叫聲：「大人，我父親雖然犯法，只因誤聽龐洪國丈之言。」

包爺一想，原來又是龐洪之計。便說道：「小姐，令尊也說是龐洪主意，小姐也說令尊誤聽他言，足見是這奸臣害了令尊。到底那龐洪怎樣哄誘令尊行事的，你且說明原故。本官劾奏於他。」小姐叫道：「大人，前日父親說龐國丈有個飛龍公主，是西遼國王之女，丈夫名黑利，番王命他領兵被狄千歲傷了。所以他要報夫仇。趁宋兵班師回朝，飛龍扮為男子雜於軍士隊中，混進本邦，投入相府。國丈後帶來送於父親，叫他頂冒我名，奏聞聖上，賜與狄青成親。此時，父親聽了國丈之言，母親勸他多少，只是不依。今日禍發，罪首實由於龐洪太師，望大人筆下開一線之恩，父親大罪略鬆些，足感深情了。」包爺說：「這也自然。請小姐裡面去，今將夜深，在本行且住一宵，明日送你回去。」小姐說：「大人，猶恐母親懸望不安，望大人放我回去才好。」包爺說：「早上已經著人稟明令堂了，小姐不必掛心。來朝還有商議。」吩咐丫鬟扶小姐進後堂，夫人已排下酒筵相待，不用多談。

原來楊小姐乃聰慧之人，焉肯直說原由害著父親？只因包公講起飛龍的長短，猶如他父親說的一般，小姐只道父親早已說明緣故，小姐說出根由多在這龐洪身上，原想父親之罪減些。包爺猶恐鳳嬌見了四個丫鬟，故預先吩咐帶入後廂一處。此乃神出鬼沒之機，外邊人那裡得知？

是夜包公思量道：「龐洪心腸惡毒，屢屢暗害狄青，結下如此深仇，今朝眼見你得大禍臨身了。但是飛龍女扮為男，混入軍中，私進中原，狄青失於查察，也該有罪。下官既承王命，不得絲毫偏倚，待復審明白，請旨定罪罷。」次日上朝，先請旨意，帶上狄、楊開棺復驗屍骸。其時雖是春天尚寒凍的。屍首埋不多幾日，是以皮肉未消。驗得周身無故，只是左右耳上有九個環眼，前時雖用膠粉塞滿，如今死了幾天，血脈不行，膠粉脫落，環眼顯露。包公說道：「楊大人，此女不是你女兒了。看來是外國之人。」楊滔說：「正是下官親生女兒。大人說他外國之人，有何憑據？」包爺冷笑道：「你說沒有憑據麼！現今耳上有九個環眼，明是外國飛龍女，你還要認他為女？」楊滔大驚，硬著頭皮說：「外國之人焉能到得中原？實是下官之女。」包公想道：「且由你一口抵賴。停一會刑法森嚴，看你怎了？」又吩咐棺復釘了，親到狄府勘驗。狄爺指明飛龍死的所在，又調殺他的寶劍驗明。又搜一回，搜出尖刀一把。狄爺說：「大人，犯官不進此房，故不見的。今日方知有此尖刀，求大人嚴詢。」包公命將寶劍、尖刀帶回貯庫，回衙復審。狄太太差人打聽包公審斷，實是歡喜。龐洪著人打聽，只是擔憂。

當時包公打道回衙，坐在公堂，此回容放閒人觀看，擾擾擁了多少百姓看審。包爺說：「楊大人，本官已經細查明白，死的乃是西遼飛龍公主。他私進中原，與丈夫報仇，要傷害狄青。龐洪與你同謀，把飛龍頂冒女名贈嫁。本官已得其真情，你休得抵賴。」楊滔聽了吃驚不小，想道：「不知他如何查明的，若招了；罪大難免；不招，又恐加刑。」事在兩難，只得不言，像著泥塑的一般。包爺又說：「大人，本官勸你招了罷。」楊滔說：「大人啊，這是枉下無據。大人所說，並無憑証，下官如何招得？」包爺說：「你道沒有憑証麼？」命人帶出四丫鬟。左右一時喚出月梅、紫燕、鳳雲、小翠。包說：「你看他們多是你家的人，有憑有據說的。」楊滔見了這四個丫鬟，嚇到魂飛天外，伏倒在地，顫抖不住，說：「大人，四個丫鬟是贈嫁去的，受了狄青買囑，是以無中生有，屈陷了我。」包爺說：「這也由你分辯，到底死的是何人？」楊滔說：「實乃是次女鳳嬌。」包公道：「實是你女兒麼？不要認錯了。」楊滔如何招出真情，且看下回洋說。正是：

懼法終須常守法，蒙君定是每欺君。